



## 季节

## 菱角清香 朱蓉

浅黄的外壳，嫩嫩的，不算大，窝在大娘的菜摊一角。眼尖的我还是发现了，欣喜若狂，不问价先称了再说。只轻轻一掰，壳很脆，露出粉红袍衣，又轻轻一捻，粉嘟嘟的，一小块仁芯，入口轻嚼，一股清香立马在齿间散发，不过瘾继续掰，连着几个下肚才有回味。任清香流齿，却把思绪拉长。

最喜欢暑假去大姑姑家。因为大姑姑家在史河流进淮河的路途上，有着一望无垠的平原，一到夏天有满眼望不到边的稻禾，白杨树将田地和村庄分割得阡陌纵横，一条源于大别山的清澈河流蜿蜒而下。大姑姑家离这条河不远，除了来回必须摆渡经过，平时姑姑是不让我到河边戏水的。姑姑家的房子，是个有围栏的农家小院，东边山墙外毗邻一口水塘，大约三四百平方米，水深不详，像个藏宝库。最喜欢姑姑拎个桶，在水塘里划拉一下就是满满一桶清澈的水，又顺手在青荷里一薅，拽出一把长着角泛着黄壳的果实。姑姑剥给我吃，告诉我这是菱角，还很嫩，需要再长长。那大概是我人生最早吃的菱角，脆生生的，清香味足。所以，吃着嫩嫩的菱角，嘴巴叭嗒叭嗒的响，哼着小曲，一镜到底的跟屁虫，贴在姑姑身后。

小院南边是菜园，夏天的果蔬满满当当，黄瓜、茄子、豇豆、辣椒、苋菜、西红柿等等，一畦畦的，可劲儿生长，篱笆栏上爬满丝瓜、扁豆。几乎每天的清晨和傍晚，菜地里都洒有姑姑的汗水。姑姑有四男三女七个孩子，早年负担不起抱走两个，最年长的大表哥已成家住在集镇上，家里常见吃饭的人口，也是一大家子人，加上逢暑假就来小住的我是个烦人精，好饭好菜总先紧着我。我知道姑父和表哥表姐天天都要下地干活，吃饱了干活才有劲儿。可亲人的浓浓爱意，都蕴含在一瓢饮一箸食里。喜欢那口水塘，除了挑水饮用、浣衣、浇菜园，还能下网逮鱼虾。姑姑家的猪没食了，能就近捞水草、浮

漂、水葫芦。几乎每一样活我都喜欢掺和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常常惹恼姑姑，不停地“嘴子嘴子别闹了”的嗔我。姑姑喜欢叫我“嘴子”，不懂何意，但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暖。

小院一到夜幕降临，总有一张凉床摆在稻床上，从水塘里提一桶水往地上一泼，再躺在凉床上，冰凉冰凉的，很是舒爽。还能看满天的星星，闻稻里花香，听蛙声一片。姑姑手里的蒲扇也摇个不停，这些都是我夏夜里最好的催眠。大抵到后半夜，姑姑就端着睡意蒙蒙的我，进屋床上睡。

这样的暑假延续多年。约莫是中考前的那年夏天，我告诉爸爸，我要去姑姑家过暑假。爸爸秒应，他早就求之不得了。来到姑姑家只呆一天多，就跟姑姑央求要去姥姥家呆一阵子。姑姑知道我姥姥家就在离她家十几里远的集镇上。因为太仓促，姑姑当时手头拮据，就跟左邻右舍借钱，这是姑姑的习惯，凡我去每次临走都要给我钱，多少不等但从不缺席。第二年当我中考结束，按惯常应该是爸爸来学校，帮我拿一堆行李，接我回家。可看到是堂哥来接我，我问哥哥“爸爸怎么没来”，哥哥支支吾吾，好久才挤牙膏一样，怯生生一句“你大姑走了”“大姑去哪儿了”……旋即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，撕心裂肺地嚎……我失去了一位比父母还疼我的亲人。更伤心的是前一年暑假的短暂相聚，竟然是我跟大姑姑的最后告别。那次我着急离开，其实是跟姑姑撒了谎的，我拿了姑姑给的钱，并没去姥姥家，而是去了更远方的另一处亲人那里。被大姑姑宠爱的事还有每年的腊月跟前，她总要表哥挑一副担子进山，给我们送来大米、面粉、咸肉、咸鹅鸭，还有每人一双新布鞋，我的鞋还用丝线绣着花。其实大姑姑家的生活并不富有。菱角的清香，还在嘴里回旋。可此时已然多了些许涩味。那是思念姑姑的情愫，在心头潮涌。

## 风俗

## 月下摸秋 袁牧

袁牧

立秋那日，照例是摸秋的日子。所谓“摸秋”，便是趁着夜色，三五孩童结伴，去田间偷摘人家的瓜果。这原是乡间旧俗，立秋夜里，任凭孩子们嬉闹，被摘的人家不得责怪，父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权当是孩子们的节日。这习俗不知起于何时，但自我记事起便已有了。

我们几个十二三岁的孩子，早已谋划过。呆呆、小闫子、我，还有隔壁的小虎，都是跃跃欲试。平日里上树摘个桃李杏梨，不过是小打小闹；唯有这摸秋，才是理直气壮的事。我们早已踩好了点，大港河对岸那片西瓜地，是村里李二叔家的，瓜又大又甜。只是李二叔看守得紧，夜里常打着手电筒在瓜田里巡视。

天刚擦黑，我们便聚在河边。呆呆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条小木船，破旧得很，船底还渗着水。我们也不在意，用葫芦瓢舀了水，便划桨过河。月光如水，河面上波光粼粼，船桨划开水面，发出轻微的“哗啦”声。小闫子最胆小，有点做贼心虚的直打哆嗦，被小虎推了一把，险些跌进河里。“怕什么？”小虎理直气壮道，“大人们说了，摸秋不算偷，是讨秋气，讨的瓜果越多越好。只要不被李二叔发现就没事！”

上了岸，我们猫着腰，沿着田埂向瓜地奔去。远处传来几声犬吠，更显夜的静谧。我心跳得厉害，手心全是汗，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。瓜地就在眼前。月光下，一个个浑圆的西瓜静静地卧在藤叶间，像沉睡的婴儿。我们伏在田埂上，观察李二叔的动静。果然，不一会儿，一道手电光从瓜棚里射出，晃了几下，又熄灭了。

我们像夜行的猫儿一般潜入瓜地。藤蔓绊脚，我摔了好几跤，膝盖火辣辣的疼。摸到一个西瓜，不管是生还是熟，我用力一拧，瓜便离了藤。不一会儿，怀里已抱不下了。呆呆那边更是战果累累，竟摘了七八个。突然，小闫子发出“咕咕”的暗号。我们立刻伏倒在地。手电光从我们头顶扫过，李二叔的脚步声近在咫尺。我屏住呼吸，脸贴着潮湿的泥土，瓜叶的毛刺蹭在脖子上，痒得难受，却不敢乱动。

“奇怪，”李二叔嘟囔着，“明明听见动静……”他在我们附近转了几圈，终于走开了。我们等了许久，确定他回瓜棚了，才敢起身继续行动。这次更加小心，几乎是一寸一寸地爬行。待到将所有西瓜运到河边，已是深夜。月亮升得老高，清凉的月光洒在河面上，碎成无数银片。

小船吃水很深，几乎要沉了。我们不敢全上船，只好分批渡河。呆呆和小虎先划过去一船瓜，再回来接我们。轮到我和小闫子时，船行至河心，忽然一阵风吹来，小船剧烈摇晃。一个西瓜滚落水中，“扑通”一声，溅起老高的水花。

回到河岸，清点战利品，竟有十多个大西瓜。我们高兴极了，也顾不得夜深，当场砸开一个就吃。瓜瓤鲜红，汁水淋漓，甜得发腻。我们狼吞虎咽，脸上、手上全是黏糊糊的瓜汁，一会儿工夫，每个人的肚子都吃得圆滚滚的，吃够了，剩下的瓜各自分了，用衣服包着抱回家。

月光下，我们哼着不成调的小曲，沿着田间小路往村里走。夜风吹来，带着稻花的香气。萤火虫在路边草丛中明明灭灭，像散落的星星。这一刻，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

回到家，父母早已睡了。我把西瓜藏在床底下，心满意足地躺下，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如今想来，摸秋的习惯实在妙得很。

## 美文

## 桔梗是山野的秋韵 程耀恺

“在夏末秋初的山野草地里，桔梗顶着五角星似的钟状花，亭亭玉立。花枝随着秋风摇曳，仪态万方。”这是日本著名园艺家柳宗民先生对桔梗的描述与赞美，他认定“最得秋韵的，的确是桔梗。”

桔梗是一种非常别致非常悦目的花草，我国东北、朝鲜半岛、日本，是它的原产地。原本为山野间的野草，因为独特的蓝紫色，与秋色相映衬，妙不可言，故受人宠爱，盆植、切花、入诗、入画，不一而足，如此积年累月下来，反而渐失其野性，到如今，野生的桔梗，反而成了凤毛麟角。

桔梗的栽种，分为菜用与花卉两类。我省的太和县，有大面积蔬菜用桔梗种植基地，作为一种产业，具有一定规模，而作为花卉栽种的地方，只能是星星点点，培养一些重瓣或花色另类的品种，以博“物以稀为贵”之利。有一次到肥西山南镇，观看太空莲，却在一个农庄的疏林下，意外发现数株正值盛花期的桔梗，自然是单瓣花了。园艺种的重瓣桔梗，花色有紫色也有白色的，甚至有浅粉色的，可惜我迄今与之缘悭分浅，只在图谱、图鉴里一览其容。然而开在农庄疏林下的单瓣桔梗，照样美得让人透不过气，风姿绰约，虽为小家碧玉，却具大家风范。在夏秋季节的蓝色花卉当中，桔梗卓尔不群，桔梗的华美，是稀缺的能抚慰心灵的华美。

6月开花的桔梗，在桔梗家族中，属于早开品种了吧。好在桔梗的花期长，陆陆续续地一直延伸到

秋的最深处，即使到了天高云淡、大雁南飞之日，山野林下，那些蓝色精灵，依旧若隐若现。也因此，在日本将桔梗归为“秋之七草”之一。秋之七草的说法，源自《万叶集》山上忆良的一首和歌。歌曰：“秋野花盛开，红黄彩色夸，折来屈指数，七种共鲜花。荻花与尾花，石竹葛花加，藤袴朝颜外，女郎花不差。”其中的“朝颜”是桔梗的古称，在现代日语中，桔梗归桔梗，朝颜则专指牵牛花了。包括桔梗在内的秋之七草，都是对健康有益的草本植物，仍旧为当代日本人所青睐，不仅在花园里观赏，在茶室里摆设，甚而作为家族的家徽，如明智光秀家族。

对于桔梗之名，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有解释：“此草之根结实而梗直，故名。”朝鲜半岛有个传说，说桔梗是一个叫“桔梗”的姑娘失恋，抑郁而变成了一株草，颇有点凄美的意味。桔梗食用、药用的，都是它的肥大的根，花与茎叶，只有观赏价值。上月曾去紫蓬山，参观一位老先生的书画展，开馆前，一个人沿着山路，观山赏景，恰巧碰见一位药农，正在采野菊与决明，问他附近有没有桔梗？他领我到一处向阳的山坡，果然有几丛，阳光下紫色花瓣，明亮夺目，充满灵性 with 柔情，微风吹来，桔梗翩翩起舞，光与色的旋律，宛若秋水的涟漪，一圈一圈荡漾开来。我问现在还不是挖它根的季节吗？他微笑着说：方圆几座山头，就这么几棵，挖了可惜，不如留下来，怪好看的。

